

只要想起海

李学广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只要想起海

李学广 /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只要想起海/李学广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 - 7 - 209 - 05725 - 7

I. ①只…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6736 号

责任编辑:麻素光

封面设计:武 斌

只要想起海

李学广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69mm×239mm)

印 张 18.5

字 数 30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

ISBN 978 - 7 - 209 - 05725 - 7

定 价 2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电话:(0634)6216033

| 自序 |

2009年仲秋的一个周末，我在阳台上整理旧书报。那天天气格外晴朗，窗外长空与远山格外明净高远，我的兴致突然高涨起来，随即翻动起发表过的文字资料，忽然间生出许多感慨。可能以前过于繁忙或者心绪不静，没有感受到这些文字里有些什么。现在重拾再读，如同站在海边，一丛丛浪花翻滚着、喧嚷着，争先恐后地涌来，眼前顿觉一亮，我生出一个出书的想法。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渔村，是在红旗下长大的。

我也曾有过欢乐的时光。我还记得光着屁股在新分的土地上爬耍，我记得家里造船的热闹景象。可是后来的日子越来越荒唐，家里木制家具要抬走炼焦碳，凡是金属的东西都要交去炼钢，仅有的粮食也要交集体，吃大食堂。60年代初大饥饿横扫过来，我家曾经以吃糠、吃野菜、吃地瓜秧充饥。为了将阶级成分由“中农”改为“下中农”，我父亲竟然那样自卑地找村干部求情。“四清”运动波及我的十分胆小的姐夫，吓得他深夜潜逃到黑龙江当了“盲流”，全家为此担惊受怕好多年。“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斗私批修”、“文攻武卫”，将大家冲得晕头转向。那时候村村学大寨，白天干了晚上还要干，雨雪天不是集中学习就是搞忆苦思甜。我家四口人三个整劳动力，年终决算只分到83元钱。走出农村，成为我的奋斗目标。

我上小学时，在自然课本上看到科学家的画像，就梦想成为“科学家、发

明家”。上初中时，我各门功课成绩还不错，外语、数学大小考只要不满分我就难过得大哭。那时候我昼思夜想，试图用圆规将角等分为奇数，想创造二位、三位数立方的简算口诀，由于用脑过度和营养不良，上初中二年级的我就得过一阵“神经衰弱”。那时候老师说考个学走出农村是没问题的。可是我在1966年初中毕业没学上就回了家。那时候，我多么想效命疆场建功立业，多么想找个擂台让我能“枪挑小梁王”，我多么想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守在机器旁，继续我科学家、发明家的梦想。有一次，我遇上了一位下放到我们公社卫生院里的医生，他是一位大学生。我用英语与他进行简单对话，他立马对我产生了兴趣，给我制定一个计划，要我坚持读英语走翻译之路，翻译资料他负责为我提供。这个宏伟的计划很快因他不知调往何处而变成又一个地地道道的白日梦。

我走出农村的可能越来越小，可能长期在农村里呆下去，怎样才能不虚度一生呢？面对混乱的社会环境，走理工的路是不可能的了，没有实验设备，没有经济条件，连起码的书籍也无法弄到。那么只有写作这一行，不用投入什么成本，一张白纸一支笔就可以。而且唯有这条路，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达到预定的目标。当时，我发下宏愿：争取一年之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三年之内要在山东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因为家乡有位身体残疾的人在《山东文学》上发过一篇小说而购买到了一辆自行车被传为一段佳话，他成为我的榜样；我要好好攒钱，要到北京看天安门，在天安门广场上照张像。

为搞写作，我要读书。我与要好的三位同学成立“学习小组”，读《红旗》杂志，背《人民日报》社论，《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成为最好的精神食粮。那时候没钱买书，有钱也无处买书，凡是能够找到的书，都相互交流着读，有的好书就成宿地抄下来读。那时候读的多是没有封皮的书，有一本书直至30年后才知道书名。农村劳动没有休息天与节假日，只得抓住一切零零碎碎的剩余时间，最多的是在晚上的煤油灯下。出工我也带着书或者报纸，我推独轮车搞运输时，也在车把上挂个书包，一停下休息，我就看会儿书。真可谓“废寝忘食”了。

1972年底，在一些人的帮助下，我有机会当兵，当兵的目的是混成个公家人。那时候，我在部队上能在坑道里施工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能够为那

些军官们讲《哥达纲领批判》，能在《解放军报》上发表大块文章，能给部队领导人写讲话稿……可是当兵四年之后，我还是踏上了返乡的路程。回到家后，因为我发表过文章，当时的公社党委派人找我去干“秘书”，搞宣传、写稿件，想不到的是，稿件发了没几篇，却招来贴到家门口的“大字报”，原因是跟公社党委书记太紧了，干得太多，站错了队，被结论为“在‘揭批查’运动中表现一般”。我又“敢怒不敢言”了。

可以说，我受到正统的思想教育，我生活态度十分积极、工作精神十分认真，在利益面前我能首先想到他人，我的要求并不脱离实际，可是我不能如鱼得水般融进这个社会。经济的贫困肆意地奴役着我的精神世界，莫名其妙的政治斗争时时威胁着我的物质性生存，我很容易被误解与被冷落，甚至成为别人争斗的“牺牲品”。长期的生存压力与精神上的压抑形成了我畏惧权力的弱势心理，致使我拘谨、不自信，我的人生宏愿是那样的简单与微不足道。我掌控不住自己的命运。

直到有一天，1977年末高考制度恢复，我才找到了自己。我升学了，两天的考试竟然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成为一名77级的学生。走进大学，我第一次读到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和雨果的《悲惨世界》，才知道那么多的知识等待着去学习去掌握，才认识到自己的先天性不足，才知道失去了那么多的宝贵时间，才知道与正常的发展拉开了那么大的距离。我要凭自己的力量来换取发展条件与必需的尊严，我要成就自己，要实现物质生存向精神生存境界的跨越，做一个真正的人。于是，我的写作之旅才真正地开始了。当然，重重困难也接踵而至。在繁重的任务与必须要担负起的职责面前，时间是十分紧缺的。我参加工作之始，正是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开始之日，山东电力处于急剧变化的一个新时期，忙碌起来经常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不过，一切不会改变我的目标追求。“我始终遵循的信条，无日不动笔”，贝多芬的这句名言成为我的座右铭。我的笔记本封面多写着这样的一句话：目标始终如一，长期坚持不懈。

于是就有了这一篇篇的散文随笔。

出书的想法是早就有的。可是每每去图书馆与书店，看到那些层层叠叠摆放的书籍时，我如同一个站在海边的孩子，眺望着海天一线，那看不到



边际的浩瀚与遥远,是令人气馁的。有人说,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你有你的生活,他有他的生活,各人经历是不同的,这个不同就是出书的理由。我信了。让大家评论吧,评论我昨天的欢乐与悲叹,分享我曾经有过的希望与绝望,从我身上打下的烙印与留下的汗渍里找到现代需要的东西。虽然有的作品还很稚嫩,我相信它是有益的,因为这些作品全是我亲身经历与感受到的,我认真地对待我熟悉与陌生的境地、对待工作、对待写作,每篇文章里,都有着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真诚!

有同事们的鼓励与帮助,有夏海涛老师的精心指导,这本书的编辑过程是顺利的。管理学博士、《经济日报》济南记者站站长管斌还为本书题写书名,令我感动。就这样,这些作品印成书了,我又不安起来,因为毕竟文中存在着诸多的疏漏与不足,恳请各位指正了。

目 录

自 序/1

第一辑 永志铭心/1

父亲与海/3

母亲的九字箴言

——纪念母亲百年诞辰/7

给妈妈洗脚/12

妈妈的收藏/14

春节除夕夜/18

在母亲身边/20

母爱深深/23

酒的记忆/26

风送老母入梦来/29

送女儿上班/32

致女儿书：再多走两步/35

致女儿书：在山下小路上升起/38

致女儿书：世有后悔药/44

致女儿书：倾诉自己/48

难忘 1977/51

书情难诉/56

与一本书的奇缘/59

搬家感怀/63

元旦登山记/65

生日行动

——登万灵山/68

只要想起海/73

第二辑 别有天地/77

烟雨楼前/79

永远的延安/83

在邓小平铜像前/86

邓公榕/89

歌乐山下的沉思/92

谒焦裕禄/95

三峡纤夫石/98

观海上碑/101

难忘阴山/105

月牙湾之恋/108

感觉养马岛/110

寻找苦难/113

灵岩寺的月亮/116

月下刘公岛/119

灵峰夜景/121

玉树的清晨/123

木兰花儿开/126

乐陵枣林/128

华威海韵/131
峰城榴园/134
竹海深深/136
红叶绝唱/138
永恒的桂林/140
开山心语/142
愧对武训/145
奉化有解/147
速游清华、北大/150
走马观剑桥/156
莎翁故乡记/161
印度纪行/166

第三辑 直情径行/171

浪淘沙 金闪光
——中国记者节感怀/173
西红峪的表情/176
心灵的对白/186
告别老楼/189
心中的礼花/192
精神的高地/194
留住激情/197
难忘的采访
——忆朱菊儿/199
话说“慎独”/203
“全靠车头带”吗/206
沂蒙输电工/208
与读者絮语/212

当好“信差”/215
笑话多多/217
三味防身救急药/222
拉线赞/224
铮铮的琴弦
——参观朱文奇烈士英雄事迹有感/226
足球情结/227
享受足球/230
飞条球迷/233
今夜无眠/237
我们同醉
——收看2006年足协杯决赛现场直播
纪实/240
永在的感动/243
直挂云帆济沧海/247
迎着彩虹一路歌/250
文章千古事/255
高尚的追求/259
人生百味皆成书/261
留下真情从头说/265
震撼人心的力量/268
感悟逝去的时光/273
漫谈《五彩路》/276
依依故乡情/279
构建精神大厦/281
企业视角看新闻/284
塑造企业的灵魂/287

第一辑

永志铭心

父亲与海

只要想起海,我就想起父亲;每当记起父亲,我就想起海。

在我的书房里,有一幅“海”的油画。画面上有金色的沙滩,奇崛的礁石,飞扬的浪花,海天相接处是大片大片燃烧的云霞,海面上有一条无限延伸的七色彩带……我从这幅画里能听到浪涛的轰响,能闻到浓烈醉人的鱼腥味,还能看到父亲在沙滩上沉重缓慢行走的身影……

我父亲是位渔民,他于1978年3月去世了。

那是我上大学后的第22个晚上。令我至今感到奇怪的是,上了整天课看了好多书,累得不轻的我,那夜却怎么也睡不着了,老是想这想那,直到凌晨四点多,才有了一丝困意。结果上午第一节课后,系主任站在教室门外,脸上没有了平日的笑容,只悲悯地望着我,递给我一张纸。我心中一怔,原来那是我父亲凌晨四时去世的电报……

悲从天降,我仰天长叹,眼泪刷地溢满全脸,什么话也不能说了,只深深地垂下头,长流的泪水伴我去了城内的长途汽车站……

父亲在离开这个世界时,一定非常想我。我至今这样想。

上学前,父亲的胃癌已经到了后期。医生说不用到处看了,回家等着吧。那意思是十分清楚的了。当然我情感上实难接受这个结果。父亲查出病的前一天,还在海上生产,因为满腹疼痛,才从船上被抬下来的,到医院里这么一检查,就不能治了?我经常喃喃自语。父亲好像知道自己的病情,劝

我不必惦记。他宽慰我说：只要春天到了，脚一沾海水什么病也好了。

春天还没到，父亲的病情明显加重。他要我把他推到海边去。

大海记载了他一生，他期望大海再次给他力量。

那还是个冬季，海面上没了渔船，海滩也很少行人。大海显得空旷、幽深。长天与大海一色，蓝得像一个神秘的梦。父亲眯着眼看着海的深处，冷峻得像尊雕塑。

他在想什么呢？也许在想年复一年早出晚归的劳作，在想那一次次出生入死的历险，在想我的爷爷在天之灵，也许在想先他而去的一个又一个的伙计们……

父亲名叫李鸿君，他 17 岁就下海，直到 71 岁查出那种病才不下海的。过去海上生产条件很差，渔民被称为“死了没埋的人”。老家有句话说：一个草筐子下雨了还要拾到屋里去，渔民只能在船上淋着。他说过，有时雨大得眼前像挂了块幃子，雨点子打得脸上起包。他还说过，冬天了下海打蛎子，草鞋冻在脚上脱不下来，得用“角勾”（一种铁制的工具）敲打才行。当然还有更严重的，龙卷风、海啸、险滩暗礁……父亲次次都躲了过去。有人说他福大命大，可他说每次都快顶不住了，硬是抗过来的。

渔民出海都穿着旧的破的衣服。父亲穿的是补丁摞补丁，早就被海水浸渍得发白，离家时还要背上油衣油裤，那是在海上生产准备用来防水用的，不是现在皮的或者是塑料做的，是用桐油油的，怀里揣着煎饼包袱，也叫干粮袋子。父亲往往半夜里或者凌晨时出海，白天很晚才回来……父亲很少笑，说话慢慢的，走路也是慢慢的，急了说话好重复：“我叫你快嗨你不快，我叫你快嗨你不快……”父亲老了腰弓了，走路像挣扎着向前、很吃力的样子。到 60 岁那年，我们弟兄几个就劝他别下海了，家里条件也不错，何必这样劳累呢？他嘴上应着，过几天就又走了，一直干到 70 多。

父亲对苦难巨大的承受力和坚忍力令我终生感动。

我清晰地记得我随父亲第一次出海的情景。

那是 60 年代的一个早春。天没亮，父亲与我就在家里吃了饭，来到海头上。由于潮水没涨上来，船在滩里搁着。海涛有节律地在湾外轰响着，给人以特别悠远的感觉。月亮挂在西边天上，特别亮又特别近，缕缕月光似乎可以挽起来似的。

孟浩然“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的诗句中的情景，是后来才理解的。

我们上了船。父亲安排我在前舱板上坐着。

人们都在忙着起锚升帆，整理网具，做着生产前的准备。我新鲜地看着一切。不知不觉中，猛地发现陆地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原来海水已经慢慢地涨上来了。我仔细看船下的水面，水面柔滑得如同涂了一层亮油，当时湾里风不大，帆升上去也走不快，船工们就摇橹作助力。船桨在水中一拨，在月光的辉映下，一团团水花如同硕大洁白的莲花在面前连续盛开，好看极了，生动极了。

风大了起来，船开始颠簸，船头迎浪发出嘭嘭的轰响，浪花飞溅到船上如细雨般洒在脸上，如沐浴春雨时的感觉，海水在船的两边刷刷地向后流去，令你想起那夏天雨后湍急的溪流，我心里畅快极了。我看得入神。不一会儿，最初的惬意没了，我呼吸变得粗重起来，心口窝里难受，有些恶心，想吐。父亲看出我的异常，明白了怎么回事，突然向我大喊：“向远处看，向远处看。”也可能头晕的缘故，我闹不明白父亲说什么。父亲走过来，捧着我的脸，让我向前看。又告诫我：别光看眼前，别光看眼前……只看眼前，容易发晕。那时他有点急了。

我下意识地依着父亲的要求去做，放眼远望，头脑果然清爽些。那时正东方海面上开始发红，太阳要出来了。前方像镀了一层金色，不久眼前就出现了一条金黄色的彩带，水波之上像有无数金子在闪闪发光。我被这辉煌壮丽的景色惊呆了。

我往后看，船后只有一片碧绿的海水，怎么没了那辉煌壮丽的景色呢？我问父亲。

父亲说：就叫你向前看，就叫你向前看，别回头，回头看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我只得按照父亲说的做。很快忘记了那个情景和父亲的那句话。

可是，当我离开了故乡的怀抱，走出了父亲的视野，第一次随父亲出海的那个清晨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清晰了。那是在军营里极度困难的日子里，在求学的路上坎坎坷坷的步履里，在工作岗位上心灰意冷时……月儿悄悄地照着水面，微微泛起柔柔的涟漪，我踏着一袭薄薄的夜色走向大海，在船的前方，那条炫目的光带在我的前方闪亮着，别回头，向前看……

我走出了童年的港湾。

人们眷恋大海。有人说，人类是一步步地从大海中走来的，从大海里能

找回人类的过去,从大海里也能发现人类的未来。我从大海里回忆父亲、寻找父亲。

科学家说物质不灭,这海水、浪花,及海中的一切,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更是未来的。那么就有父亲的,有我们的。大海就这样激荡起我的热血、我的遐想、我的寄托。

这么多年过去了,在我梦境里,父亲还在日照岚山童海老家的那间草房里住着,叫着我的乳名,带我干这干那。我每次回老家,都要站在村头凝视一番大海,或者到海滩上走一走,去寻找父亲当年留下的脚印;当我乘机从空中俯瞰蓝宝石般大海时,看到海面上一个个小黑点儿似的渔船,就想起父亲站立在船上劳作的样子;当我乘船行走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就想起这海里有父亲晶亮的汗水;每年我都是要下海游泳的,当海水拥抱起我的时候,就如同我依然偎依在父亲身旁……

大海,父亲,永恒,永远。

母亲的九字箴言

——纪念母亲百年诞辰

天已经黑了，西边天际的上弦月全被灰褐色的云雾盖住，我一人摸索着登上济南南面的四里山山顶，面向着家乡方向，仰望着上苍，我双膝跪地，默念着：母亲，今天是您百年诞辰纪念日……

母亲 1910 年农历九月初六生于江苏赣榆县吉当村，于 2006 年农历二月十二溘然长逝。母亲可以称为跨世纪的老人。可是母亲不是什么名家也不是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连吃公粮的人员都不算，就是一位社会最底层的普普通通的农民，一棵草，一片树叶，一抔土，一粒沙子，寻常得无以复加。母亲的名字叫刘建花，习惯称之为李刘氏，只出现在我的档案社会关系栏里，在母亲的职业栏内，只有我写上的“家务”两个字。母亲生前无荣可说无功可记，去世时我按本村的风俗，为母亲举行了传统的葬礼，对我来说已经做到了丧尽其礼、葬尽其敬，问心无愧了。

可是，在母亲去世四年多的时间里，在我的梦境里，还时常出现母亲的面容，她的音容笑貌之真切，宛如在世时一样；有时梦到母亲去世，还哭得泪水涟涟。说起来，母亲高寿，五代同堂，在家乡亦被称为喜丧，母亲的孙子、重孙子戴的孝帽上还挂着红布。可是只要想到母亲去世，总是感到悲伤。念母一生，除了善良、勤劳、吃苦之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了。她不识字，没有到过县城，甚至没有乘过公交汽车，现代文明她几乎没有享受到。可是，母亲在我心目中是崇高的、伟大的。她没有留下多少物质遗产，可给我

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九字箴言”：做好事，多干活，别馋嘴。

那是新旧世纪交替的 2000 年春节，母亲已经 90 岁，精神矍铄，大早起来接受我们的跪拜。我的一位侄子也来了，例行的跪拜过后，又高声问道：奶奶，怎么能长寿啊？母亲笑着慢慢地说了这九个字。大家先是重复了几遍，接着就点开了头纷纷称好，当时我想，这既是“警句名言”，也是老人一生的写照呢。自那以后，这九个字就铭记在我心中。随着我人生阅历的增加，尤其在老人家百年诞辰之际，重温这九字箴言，倍觉珍贵异常，意义深远。

做好事。打我记事起，老人家就经常叮咛我，为人要做好事，别昧良心，“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莫做亏心事，吃亏人常在”。反复与我讲，为人要懂得感恩、要实诚、要讲仁义，“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我小时上学，母亲这样嘱咐我；我当兵时，母亲还这样嘱咐我；后来我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有了点小说法，做记者、当个小“官”什么的，母亲还是这样嘱咐我。这些话有的来自《名贤集》，实际上也是母亲生活经验的结晶。母亲经历了多次战争离乱之苦，深知生存之艰难，她这样教育我，或是出自一种“善有善报”的信念吧。

在我记忆里，母亲经常帮助人。母亲手巧，会干的活多。如有的人家做豆腐、蒸饽饽，请我母亲去点卤水、放面引子，母亲总是有求必应。母亲还会织蓑衣、打麻鞋，多了就分给人家用。我家里的家什多，有人来借时，母亲放下手上的活就给人家找。我母亲还懂点医道，会做“接骨药”。那是我姥爷家的祖传秘方，一般只传男不传女，而我姥爷偏偏传给了我母亲。我家在渔村，渔民海上作业强度大，伤筋动骨的多。不管谁来找，认识与不认识的，母亲赶紧查看伤情给制药。伤者只要去中药铺购回五角钱的“辰珠”（朱砂），到小商店里买一瓶黄酒就可以。其他药材就是母亲弄了。小时候我常与姐姐到海边灌木丛下抓土鳖，就是给伤者制药用的。“文化大革命”中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后，将海边灌木丛都拔掉了，土鳖难找了，服药的黄酒也难买了。母亲本可以推掉这些事，可是母亲还是四处打听好地方，再让我与姐姐去抓。让我到县酒厂找熟人要来酒糟，自己动手做米酒，供伤者服用。

我母亲对那些没娘的孩子、身体有残疾的人，不但给吃的穿的，还给钱。连那些讨饭的，我母亲也尽可能关心。有一年天凉了，一位年岁大讨饭的来到我家，我母亲见他穿着单薄，就将我家的一件半成新的厚衣服给了他，那老人感到十分意外。后来他就将讨饭吃剩下的食物全送我家喂猪。夏天到